

家未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者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

家未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苑卷第二

劉向說苑卷第三

建本

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隋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者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

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
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
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
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
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孔子曰行身有六本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
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禮矣而哀為本戰陣
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而能為本居國
有禮矣而嗣為本生才有時矣而力為本置本
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
無務多業聞記不言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

修遠是以反本修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
之所養莫貴乎人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
臣之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
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歲其
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
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
賢子之事親敬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趣走進
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君子之
事親以積德乎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從命
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
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

為家以士人為兄弟故苟有可以安國家利民
久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
有助之以遂其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夫子亦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
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
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本父以子為本
子以父為本棄其本者榮華槁矣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
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
實而為親食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
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
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
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
而仕也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
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
見之康叔封與伯禽見商子曰某某也日吾二
子者朝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答其說何也
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
曰橋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
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

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
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
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
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
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
哉商子也

曾子芸瓜而誤斬其根曾皙怒援大杖擊之曾
子仆地有頃蘇蹙然而起進曰曩者妾得罪於
大人大人用力教妾得無疾乎退屏鼓琴而歌
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也孔子聞之告
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孔

子孔子曰汝聞瞽叟有子名曰舜舜之事父也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求而殺之未嘗可得小
箠則待大箠則走以逃暴怒也今子委身以待
暴怒立體而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是
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殺天子之民罪奚如以
曾子之材又居孔氏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
乎

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
見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俞得罪笞嘗痛今母
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
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

之不作於意不見其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
意見於色下也

戒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時禁於其來
幾之曰預曰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
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不馴雜施而不遜則壞
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
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
執質有族以文

周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
侯矣人之幼推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
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愚者妄行愚者妄行不能
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
故善材之幼者必勤於學問以脩其性今人誠
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
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仿
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
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間居心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虞疏
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
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
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

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碑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死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斲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棟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洽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今夫辟地殖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雜草藥以攻疾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

明交之際此聖人之德教儒者受之傳之以教
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儒者曰何以
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譬猶食穀衣絲非
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者也食
於釜鬲須以坐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達於情
而行矇於心者也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
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
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由莫過利
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
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
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丘
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
風草木乘於時

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
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開四方而昭
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亡率由舊章
夫學之謂也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生而尊者驕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之鑑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甚衆未有不先見而後從之者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

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
可以免此苦也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
達矣甯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
卧吾不敢卧十三歲學而周威公師之夫走者
之速也而過二里止步者之遲也而百里不止
今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孔子曰
非此之問也請以汝之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
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人君無諫臣
則失政士無教交則失德狂馬不釋其策操弓

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
孰不順戒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
學子路曰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
犀革久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
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教哉

豐壙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
淺根坎不深未必擗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
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
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
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
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虞君問盆成子曰今二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劫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疆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河州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西墻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墻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

輒曰呂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明群臣之福也乃令於國曰毋淫宮室以妨人宅板築以時無奪農功

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得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猶有令尹闔公子弃疾之亂也

晉襄公薨嗣君少趙宣子相謂大夫曰立少君懼多難請立雍雍長出在秦秦大足以為援賈季曰不若公子樂樂有寵於國先君愛而仕之翟翟足以為援穆嬴抱太子以呼於庭曰先君奚罪其嗣亦奚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乎出朝抱以見宣子曰惡難也故欲立長君長君立而少君壯難乃至矣宣子患之遂立太子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子曰無恤不才今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異日智伯與襄子飲而灌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辱豈曰能

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噐

劉向說苑卷第三

劉向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刺人哉處十月智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䟽隊而擊之大敗智伯漆其首以為飲噐

劉向說苑卷第三

劉向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逾也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
亡安能行此故大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
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
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
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
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
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
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賤貧
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士
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
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
道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
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
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
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
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
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
不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
陳脩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
聞之國亡而不知不知而不知而不知而不知

死不廉今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立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脩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子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曰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凡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疆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

夷目夷辭曰死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在而死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我辭之驪姬必有罪矣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

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之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

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
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
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
乎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
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戴也奉初以還
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
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
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
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闢矣宣子盛服將朝尚
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
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
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
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
義與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
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
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吾之忠臣

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曰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佳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覲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回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回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祀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

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
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
華舟下闕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
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
與焉是必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
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闕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
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
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
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
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

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
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母死與子同莒國杞梁
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
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闕殺
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
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
未聞矣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
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
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

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由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道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劒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目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目鄰國之

使而利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
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
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
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
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
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
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
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
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昉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
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
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
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
入鼎佛昉搗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
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
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
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瞶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
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瞶曰驅之將入死而報
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
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瞶曰善能言也然

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
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
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
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
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刑崩墮可
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
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刑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
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
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
歎之故已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
以子為將對子萬家歌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
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曰忠臣不事二君
其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
國既破立吾不能存令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
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知烹遂懸其
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
歎布苟義猶不背齊向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昔求諸公予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此伯比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
非其罪也左儒爭之子玉九復之而王弗許也

其由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
道友遠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遠則率友以違
君其怨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
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
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
左儒死之

魯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
於山林食杼粟夏處州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
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
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
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
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
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臺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
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
必有說王始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却之
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
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
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天死也王命戮于府而視
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劉向說苑卷第四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

其德為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
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
哉倖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惴惴於內不能
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人見天下強
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忍其然是
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
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
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
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

今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
之謂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
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
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
者溝防不修水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
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
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
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
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

後世繼嗣率奉不絕者有隱行也周頌曰豐年
多稌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秣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登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土牲損則用
牛牲下牲損則祭亦備物以其好之為不樂也
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
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
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
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
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
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閭
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
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
對曰臣聞愛其人者無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
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
公出劓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劓公對曰有罪者
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劓公出周公

入王曰為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耕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乎一人武王由廣夫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性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慈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俸仁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思及四海小仁者止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君子以為太辱故共工驩兜符

里都析其智非無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刁易身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仁篡弑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盡宗明主察焉宗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況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燕有獨

樂於其樂其樂亦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
桓公問筮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筮仲曰非
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
人之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
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
入見景公汗出陽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
曰我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
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

爵鷩鷩弱故反之其當聖主之道者何也晏子
對曰君探爵鷩鷩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
愛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
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
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
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思無不逮治國
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
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
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

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筓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筓仲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

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謂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失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斲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
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
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拍道以明之上奏恐却則鍛煉
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
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
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
聞鳥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
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汙國君
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
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
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
幸甚昔秦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
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
夫德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